

集

卷十四之卷二十



昆陵集卷十四目

唐 獨孤及

至之



序上 二十二首

送張徵君寅遊江南序

送李白之曹南序

送張處士申還舊居序

送^{宋州}姚曠之江東劉冉之河北序

送張詠赴舉入關序

送史處士歸滄陽序

十四卷

目一

送開府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師序

送陳留張少府即東京赴選序

送弟涵之京序赴河南召募畢

送常評事還京序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送廣陵許戶曹克召幕判官赴淮南

序

仲春裴胃先宅宴集聯句賦詩序并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宴序燕集

華山黃神谷宴臨汝裴明府序按圖經仙人黃盧子得道昇仙之所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夜宴序置酒

冬夜裴員外薛侍御宴集序

送宇文協律序赴江西

送賀若員外巡按歸朝序畢

送長洲劉少府序貶南巴使牒留洪州

送王判官赴福州序

送薛處士序薛業遊廬山

毘陵集卷之十四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
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序

送張徵君寅遊江南序

初貞元二年進賢星明於是夫子與廣陵馬
曾俱以玄纁辟焉一命而俯受服赤墀之下
子耳節不奪歸耕南陽議者稱馬之利用陋
子之獨善及以為不然君子之道舒之則雲

蒸雨降以救大旱卷之則天輓道機不盈一
握始務忠信以安勝聖時則歌國風於畝畝是
亦為政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薄遊然後
稱德至是夏六月以菰菜之興扁舟而東是
行也興乎乘桴揚舲者不同日矣津樓直望
江漢在目少別非志士所悲深衷豈短章能
見桃源秋至僕當舉其仙實俟子於武陵之
南溪

送李白之曹南序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
時由是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襍被金馬
蓬累而行出入燕宋與白雲為伍然則遠來
時行也遠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
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訟子於得失虧成之間
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
退於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
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寫之辭越仲
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

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
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別乎請偕賦詩以
見交態

送張處士申還舊居序

海水不揚波久矣故昆蟲草木得遂本性夔
益巢許各安其節天鍾靜于子而博之以文
大壑無底虛舟任觸世皆尚白獨守太玄顧
流落而不言退將修乎初服吾於是見全人
之操矣乃知白雲上下蓋無心自出黃鸝飛

去當有時而來他年孤舟北冀再會於五湖之口

宋州送姚曠之江東劉冉之北河序

春葉尉吳興姚曠至自洛陽中山劉冉至自
長安俱以文博我相與交欢於睢渙之浹始
則開青天豁其雲霧亦既窺武庫見其矛戟
允旬有五日而姚適吳劉濟河餘歸梁各有
四方之事將為千里之別夏四月抗手於盧
門議別故也夫別與會悲樂存乎其中故矣
智所不能遣然達者遊世隨變所適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異乎金柅之有繫匏
瓜切莫食子其行矣別何為者北斗在已南
風水始來襲臺草食京口水濶何以送遠唯當
賦伐木以為仁人之贈

送張詠赴舉入閩序

彼馳騫乎士林者鮮不爭九流之勝負狗三
川之聲利而張侯獨以善閉關乃知純白內
充天机外朗則塵垢糠粃所不能入癸巳歲
六月始以出處之道問仕於餘余洒然曰今

四表文明八紘屢頓此志士所嘗登秀造而
取青紫不奮不躍如休明何由是罷琴高臺
投竿舊浦單車足馬是日西上君子以為知
幾吾見垂天之雲不復顧北溟矣盍使居者
歌吾子乎

送史處士歸塗陽別業序

初史侯至自帝丘僕方醜酒於蔣氏之館揖
讓堂下由東階升於是一酌而賓禮舉再酌
而交態接三酌而威儀幡幡深衷畢見酌中

投分客中忘形吾固知握手難常嘉會可惜
其聚也言不浹日而意氣感其散也興未及
盡而離憂至則臨觴徒倚孰能不以之黯然
窮陰欲臘漳滏冰厚班馬連嘶歸雲無色非
詩何以見離群者之志

送開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序

世或謂邦有道穀或謂全於德者不以狗名
降志後於致命猶數數然孰與李侯西意而
膺合之張其天機與道出處道長則陳力筮

仕績成而退藏於密戰勝江海之上然後乘
歸流而返舊京名乃知凌雲麗天則切玉利器
於夫子為鄧林之一葉耳而精微純粹豈中
士所能得其門哉然當今克親九族契敷五
教材之美者工將度之子雖忘機机未忘子
庸詎知泥蟠沙卧不為雲霄之鑿朽乎但蘭
舟桂楫倏忽為逝朔方秋草柰離憂何緣情
者莫近於詩二三子盍詠歎以為贈

送陳留張少府節東京赴選序

每歲孟春冢宰懸象魏之法以官民材天下
髦士于是乎雲屯詞鋒角立智刃今子投袂
而起將鼓行乎其間其於湛盧發矟批却如
玉繁弱在手捨拔則獲者吾惟子之望當知
君子廣其業達其道則榮吝貴仕可得而拾
孰云孑孑殊風悠悠遠道足為志士之感哉
雜珮可以申永懷罇酒可以慰別緒其贈言
之分顧調坐者志之

送弟福之京序

蒼龍居玄枵之歲與爾次填篋於長安靈臺
之下當時方青襟予適執袴各志小學相期
大來其後爾以經術荐遂觀光于上國予牢
落西河為所繫星分雨散十有二載中間暨
携手一笑者及今而三昨日遊寓今成疇昔
此會佛邈空存夢想豈不欲申橘柚之性詠
和樂之什樂未終也別又繼之然君子修誠
則物應克己則名彰爾能珪璋特達甲冑忠
信致逸足於千里吾有望焉方務遠圖何嗟

少別到秦地有問吾事者為振江湖間心
送韋評事赴河南召幕畢還京序
自唐蒙司馬相如開祥柯鑿零山於是西南
夷君長始受漢印及國家綏以大道振以長
策滇越邛僂世亦皆為外臣蠢茲六蛮獨抗
王旅天子方將開外戶掃絕漠故授相國衛
公鉞俾出作方叔入為吉甫且幕如貔之介
士將剪長蛇之速飛由是分命我廷尉評事
韋公實佐其任公以止戈諭之採薇歌之使

政有典則人知義所故燕齊少年韓魏勁卒
召幕如景附赴敵如焱馳自春至于月受
命羽檄之下者凡萬八千計然後頒賜笑綴
將朝于京師夫勤王集事之謂忠周爰咨詢
之謂智復命而不僭于素之謂信姑樹三德
載馳六轡行當以柱下之書讚幕中之畫是
後也冥冥羽翰非瞻望所及矣請偕賦以知
魏風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往歲兄之尉匡德刑成禮義舉靴政杜紊綱
緝人曰莅民如此其達必大十四年王正月
再命于元城元城地雄人悍土壤賦錯處宋
衛中山燕齊趙魏之都會三川輻湊四術轂
擊兄方以德舉吏此大邦則千里之迹兆於
是矣彼勞者其騫翦之濫觴乎歲物已春秦
山日綠亦既選吉駕言徂東豈不知棠棣之
詩廢則和樂之好缺盍使伯氏仲氏皆詠歌
之以贈行邁

送廣陵許戶曹充召幕判官赴淮南序
冉駘不庭三年矣王師戒嚴將問罪荒服於
是上將分戡慎選乃僚以許公有持斧舊名
斷犀餘地故授以戎政俾發奔於東夫三河
之人豪全齊之人武荆吳之人悍籍其餘勇
可以盡敵信以致之繫公是賴然則諭王命
敦師律度程以料民徵期以濟衆歌事以遣
後輯謀以定功在是行乎高天晚秋殺氣動
地靡靡岐路悠悠旆旌送離如之何賦小戎

以為好

仲春裴胃先定宴集聯句賦詩序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者
醜清酤會河東裴冀榮陽鄭褒河南獨孤及
于署之公堂引滿奉白自午及子促席於花
陰賦詩于月波樂及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
三日二三子春服成思欲修好尋盟選勝卜
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
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落

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噓傲
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為醕酌之
客家本秦乎也能無嗚嗚之聲其詩云上天垂
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
觥濁醪而藉落英兮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
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闕裴側弁漫
罵曰百年懽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
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
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鄭縣劉少府兄宅月夜登臺宴集序
五夏月小暑至矣吾兄方幕夜天歸月榭有
酒如醕我宇城隅城寓臨近山俯瞰平隰秦郊
漢苑相錯如繡且有顥氣足以娛人故數君
子稱觴焉其誰同之有若功曹隴西李華叅
軍榮陽鄭洵瑯琊王沐河東裴貺鄭尉京兆
韋造皆鄉材也聲同而形骸相忘道契故機
事不入是以有高會遠望危言浩歌或心愜
清機寓興于物或語及陳迹盱衡而笑于是

初進而惠好修中飲而意氣接既醉而是非
遣夫彭澤採菊隱侯臨風謂之盛矣况高城
古臺深夜朗月芳罇良友在境勝事今夕何
夕八者俱并盍亦是皆賦于此乎觀二三子
之志

華山黃神谷醮臨汝裴明府序

按圖經

仙人黃盧子得道昇仙之所

黃盧子滅景上漢千歲矣留碧峰白雲以貽
後世故清機勝事未始有極余吏于華之明

年道侶裴英亦再命為臨汝令夏六月假道
散邑稅鞅此山思欲追高步詣真境于是相
與攜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命者六七人挈
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于黃神之谷興
也案谷之西頂實三峰東面石壁叢倚東為
洞竅乳竇潛泄噴成盤渦西涯合閉若與天
接二三子將極其登探也至則繫馬山足披
藁石門入自洞口至於梯路躡連嶂與疊嶂
度嶮嶽而躡凌競寅緣絕磴及橫嶺而止澡

身乎飛泉濯纓乎清漣想夫君俟我于花峰
下碧空而婵娟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靡
靈草以為席傾流霞而相勸楚歌徐動沂詠
亦發清商激乎琴韻白雲起于筆鋒是日也
高興盡而世緒遣幽情形而神機玉顏然覓
形骸六藏悉為外物天地萬有無非蛛毫亦
既醉止則皆足言以志仙跡且旌吾友嘉會
之在山也

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

方今內有叢龍臯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
虎以守四方四海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
宴朋友嘯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耿也我是以
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虎丘奠吳西門率然
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鑠丹霞白雲於蓮
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岩煙掃
除肅若有待餘與夫不亂行于鷗鳥者銜流
霞之盃而群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
舊甌觥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

吳趨數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
蔭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撫雲山為我輩
視竹帛如革芥顏然樂極衆慮皆遣於是奮
髯屢舞而歎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
以為此山故事

冬夜裴員外薛侍御置酒集序

二公以大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
之政相與周爰咨度乎均邦賦者三月矣當
割而遊又無間臨機而捨拔則獲由是在簿

領之際無江海而閑冬十月辛未徵會于此
堂醺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聚^幸升降有序縫衣
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間意得而鄙
去皆遣肴芳酒醲夜寂琴暢慷慨言志駱驛
舉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
洗不復計身之親疎憂患之去來也况他累
乎既醉餘以箸擊唾壺扣商而歌其詞曰

薄領日盈機知君傲煩囂飲和自忘渴
况以初筵招道契跡自親誰為列宿違

何用結同心緣琴復長瓢日月若走馬
炎涼催斗杓一年解頤笑幾日如今宵
奉君金千壽莫使寒歲凋是日禮成于
易欢生于同滯憤積修慧掃湯沃方今
溟海始波世屯未康二公克壯其猶以
立事為已任行當自至青雲之上不復
與遠菴蒼者群矣吾侑浮其間與風水
俱他日或潛泉吸天一離一合雲動雨
散然後知今日罇酒未易再得將子无

金其音姑偕賦以卒賦

送宇文協律赴西汜序

復周正之年天子以潤州刺史張公休為豫章太守豫章之人既庶且富部從事縣大夫缺而不補先以檄徵協律于會稽時人皆賀豫章之得賢協律之遭遇君子則曰夫子刃之有餘地不啻切玉割小鮮而用其銳無乃不可乎夫子曰不然蓋其不患秩卑而患已素飡不患國士之不我遇患遇之而不吞苟有用

我者吾其為執射乎于是舉帆西陵是日于邁然後知大丈夫之感義而不愁其身也于越長路江臯暮春沉吟泰山悽愴鏡水豈不知今日斗酒明且共頌懷聚散名無勇也怨別傷遠非丈夫也苟將申其道而成其務則萬里咫尺少別何有二三子其詠歌之以代雜珮

送賀若員外巡按畢歸朝序

今年春上以富人侯為丞相百揆時叙九州

賦錯方欲齊職貢之法崇底慎之典使六府
修九序成謂尚書吏部郎賀若公貞明直躬
特達公器才足以茂功藏事政足以弘道救
物故俾綉衣持斧巡撫江介分王命也公電
發神機霜淬智力其始至也問謠俗省疾苦
命司書示年數之上下削邦縣之版圖實其
裒寡以差并賦然後勞未安集宣皇恩而聰
之饑者如得食寒者如得纊使苞茅之貢必叙
而杼軸之詩不作冬十一月命郡吏致事言

旋于京師且將捧府檄于南陵侍版輿以西
上禮也夫其由自家以刑國資事親以事君
奉慈訓不廢陳力將君命不違色勝忠孝之
大者况姦宄以弭于戈將戢朝廷方以律令
章程責成王府然則操六轡驟四駱周爰咨
詢以成天下之務在是行乎翰飛方騁瞻望
何及唯猷爨東湖弼成大猷使蒸人粒海水
靜農夫高枕及亦預焉允執手于路者請偕
賦鴻雁取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務哀此

鰥寡以為善頌

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苗洪州序
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迹而峻其政能使
網不紊吏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
忤故績未書也而謗及之臧倉之徒得騁其
媒孽子於是竟謫為南巴尉而吾子直以為
己任愠不見於色於其曾臆未嘗蠱芥會同
謹有叩閣者天子命憲府雜鞠且廷办其濫
故有後命俾除館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艤

船吳門將涉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失者機
飛不搏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用知南巴之不
為大未之機括乎由圖南而致九萬吾唯子
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奈遠
別何同乎道者盍偕賦詩以貺吾子

送王判官赴福州序

松梓樛栲茂於深山不能逃匠石之顧賢士
君子晦其言跡不能使人不己知其勢然也
之子言忠信行篤敬以文雅麗則括而之世

皆觀頤我獨儉德吾固知長風六翮必有時
而去及御史大夫季公之命介也辟書四下
果以嗣宗為首歲二月載驟四駱脂車而東
閩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嶺外峻峭風俗剽悍歲
比饑饉民方扎瘵非威非懷莫可綏也議者
其謂君匡戎幕以義佐師律以禮振國士以
直道罷人以德使安危懸于指掌勝負決於
談笑則咨謀人之道弘矣豈推髻殊俗震車畏
途足為志士之休暢哉凡我出祖者亦既偕

賦

送薛處士業遊廬山序

薛侯敦於詩固於學敏於行時然後言言而
寡尤口弗言祿祿亦不及識其真者以為永
歎而薛侯居之淡如君子之哉若人也方以城
市鄙於丘壑倦遊不如嘉遯是月也拂纓上
之塵西遊廬山山上有峯頂大林下有東林
西林化成遺愛六寺惠遠道生二公昔常眷
戀於斯焉履痕屐齒遍滿崖谷神期聆響恒

若對面之子之往獲心契矣苟藏器于身時
行則行大之將來隱顯一致彼安貞者其或
為利涉之樞機守乎趙補闕驊王侍御定張評
事有略各以文為賦記行迈之所以然餘亦
持片言用代踈麻瑤華之贈

毘陵集卷之十四

毘陵集卷十五目

唐虞獨孤及

至之

序中一十五首

送韋員外充副元帥判官之東都序

送孫侍御赴鳳翔序幕府

清明日司封元員外之宅登臺宴集

送序

送澤州李使君兼侍御史充節度副

使赴本道序

送^{兵部}梁郎中奏事畢歸序

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

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楊郎中入蜀中

序

送商州鄭司馬之任序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送韋司直還福州序

送潁川李使君赴任序

送屯田李員外充宣州慰判官赴河

北序

送歸中丞使新羅吊祭冊立序

送渭南劉少府執經赴東都觀省之

序

送餘杭薛郡守入朝序

毘陵集卷之十五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

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序

送常員外充副元帥判官之東都序

大尉臨淮王之秉旄淮沂也天子命公為介

洎臨淮薨而相國太原公繼授兵符盡護東

夏諸將亦表公叅成周軍事如初命故事登

掖垣者不駸傳居諫臣者不就辟將使其辭

必易其秩故自左補闕為尚書郎元年仲春
始以使節赴洛陽經大盜度劉之餘頑民雖
遷汧俗未返三軍之心注于帥師之耳目屬
于叅佐以公貞諒文敏能恤大事且成宣之
後也故以部從事咨焉夫民殘則訛訛則流
禁流莫若以德兵不戢則玩玩則暴禁暴莫
若以信建信與德以為幕中之畫繫吾子是
冀將賀不暇別於何有我飲餞者姑以詩代
路車乘馬

送孫侍御赴鳳翔幕府序

右扶風之地踰跨隴蜀扼秦西門帝命司徒

為唐方叔開府之日搜賢自貳於是孫侯以
監察御史領司徒掾夫子鄉族也用文學績
緒而弟兄皆材伯曰宿以秋官郎辟丞相府
仲曰絳拾遺君前及餘為察夫子則以貞翰
肅恪之能入主方書出佐戎政花夢灼于三
臺時人榮之二月丙午乘傳詣部人謂扶風
于是乎有三幸獲白額而南山有採藜藿者

一幸也先是司徒于南今夫操兵者如虎而
司徒仁而愛人二幸也其府君則矣其幕府
多士而孫侯懿之以文德三幸也恪於德以
臨事度其義以從政力於忠以成績吾子勉
之其蔑不濟矣士為知己者用豈干榮乎請
居者敬之持貺行邁

清明日司封元員外宅登臺讌集序

可以排天下細故使憂老不作莫聖於酒况
與同志者共之復過司烜出火句芒宣氣天

地氤氳熙我以春乎是日也卉木羅其庭除
柔嘉充于圓方言必遺累笑必造適故談話
不及朝市跡無町畦事不機括故和樂不待
笙磬主人有才子四人侍酌於前臺下有南
山倚庭碧草芊芊溝塍圃畦如龍鱗魚甲芳
樹繡布白花雪下於是一觴解顏再觴解憂
三觴忘形而傲隨之商絃數奏墻陰移而坐
客醉手持濁醪咲向朗月夫以世道之多故
年歲之不吾與也苦憂患歡樂衆寡之不侔

苟來^者就可追無亦顧隙間之駟以罇酒買笑
餘敢惜費貽青春羞凡今日娛莫我若也吾
乃今日視薄遊空名如爭蝸角又何用知接
輿伯夷不遇於杜康乎顧謂滿座展詩以贈
亦命夫四子者志之

送澤州李使君兼侍御史充澤潞陳鄭
節度副使赴本道序

今歲皇帝擇可以守四方之臣分命大司徒
涼公作蕃岐陽平秩西夏涼公季弟曰抱真

敬事好學仁勇忠信允仁則不偷勇則不撓
忠則能力信則任人為故天子器之方倚以
晉附使完高平綏厥有裛董次將之任且以
柱後惠文冠冠之詔下之日軍府^晉奇悅蓋蕭
何守關中舉宗詣軍而梁公荷方郡之寄亦
以愛弟居東旅于行間忠之大者夫高平上
黨之地當趙魏燕代潞之咽喉太行恒山為
之襟帶公居有專城之任行有亞旅之戢其
略足以固其封疆其惠足以柔其民人勗哉

夫子進吾往也伯兮仲兮執兵之要謹身以
肥家自家以刑國高平之政可以未行而窺
矣彼瞻望佇立壯夫耻之非歌謠莫足以贈
送梁郎中奏事畢歸幕府序

元年夏相國涼公將城沂陽百里二城即戎
于境先命從事兵部郎中安平梁公鎮如京
師請王命且料民以調兵食五月甲戌至自
雍危冠上前手畫地圖以兵機軍儲屈指條
奏上甚悅事下三府六月庚戌以璽書還雍

改轅而西既犯較於是追送者皆賦美使臣
專對以直而君遣使臣以禮詩之所由作也
公嘗以郎中宰昭應昭應之賦均人和參事
相府相府穆穆今元帥七萃之士萬計以王
命伐不庭公章甫其冠纓胡其纓咨諏乎轅
門討軍實以輯戎政票衛之制勝營平之威
謀子姑佐之固亦整軍經武將王室是獎豈
載驟四駱皇華原隰之謂秋晚筋勁隴關雪
下企予望吾子以班固之筆札銘崆峒山而

還悠悠我思章句以贈之

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

歲次乙巳定襄郡王英乂出鎮庸蜀謀亞尹
僉曰左司郎成公可溫良而文貞固能幹力
足以恭大略弼成務既條奏詔曰俞往公朝
受命而夕撰日卜十一月癸巳出車吉尚書
諸曹郎四十有二人歎軒騎將遠故相與載
籩豆醖竿刲羊鱠鮐修飲餞于肅明覘以為
好飲中客有賦蜀道難者公曰士感遇則忘

軀臣受命則忘家姑務忠信夷險一致患已
不稱于位於行邁乎何有言訖抗手建節即
路且以紛悅刀礪侍輕軒而西允強學以修
業積行以取位赴知己不為名適四方不違
親鄉大夫之孝也吾子其無忘可移之忠將
咨度是務使岷峨其人苛慝不作天听自民
誰謂蜀遠別細故也豈蠱芥乎凡今會同非
詩無以導居者之志

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楊郎中入蜀序

二公罷東西曹草奏啓事之劇而叅軍西南
時人或訊朝廷易其大而難其細及以為不
然方當天子命將帥以守四方丞相秉鉞為
唐南仲擇佐命介宜先才者事孰大焉彼採
薇出車以遣復勞動我則異於是受王命者
不勤赴知已者不愴離今日斗酒姑展交好
遂以道吾四方之志亦使滿座歌貳公乎

送商州鄭司馬之任序

往歲司馬宰湖而湖人安輯火駕東狩之往

徼復也供帳駭辨天子以為能故宥之以西
綬勞動也今茲佐商增秩也人謂使人任器
之道當處司馬以劇而覘其利用司馬曰與
其狗名以利人寧勤身以安親况佐郡之逸
乎于是五彩其衣是日南邁流火戒節寒蟬
嘹唳峴闕白雲片片秋色二三子之感時傷
離者斯可以言詩矣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別駕以嘗宰三縣佐四郡未始不以廉直為

已任亦未始以廉直銜己名仕有餘力則寄
傲於琴趣遠是以曲高意精是以聲全得于
心而形於手故非外獎所及當其操絃如操
政焉時人知其琴不知其改善而無伐光而
不耀故也今也來斯上台解榻卿大夫士從
之如不及時因觀操縵之妙可以見從政之
道是行也吾子其懋修乃德恪敬尔位夫亦
將抑與不暇求於何有唯湯、郢音明旦將
遠廬峰湓水大江間之風景可同而聽不可

共由是製君子詩以狀別且曰脩折楊皇華之
韵用抒他年之相思

送韋司直還福州序

遠別非難行路難行路非難行相逢難始者與
吾子會于撫以吾一日長乎子子嘗孰弟兄
之好而不吾先自雲搖雨散凡四悲秋而一
會面亦既道舊別又繼之斯可以愴矣然君
子惠德之不逮不患人不我知吾子克慎厥
身以荷先大夫之衆露賁然將命爲我司直

被服文行而鏃礪之揚其家聲吾唯子之望
豈行邁與聚散足貽志士之忻戚乎是別也
祇以歌詠貺吾子而已

送穎州李使君赴任序

公之為穎州也朝廷以不失人為明穎人以
得父母為幸公獨以去色養為戚故執事者
難之其為公謀者則曰受命忘家公也愛親
讓祿私也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孝弃忠况
國家方親親矣矣而當穎人僕師長之日可

以此時急聞禮而緩君命乎公曰諾然後明

日朱兩幡而東竭力致身之誠于是乎全矣

方當輯寧疲人襦而袴之宜其大王事而小
行役豈祖暑之熱遠道之思與前期之難足
挽胸臆賦詩勗別予以持贈

送屯田李員外充宣慰判官赴河北序

秦吳燕宋之別昔人所愴若君子以令德佐
王之使臣將命以適四方當用文教柔遠懷
示德則其舉也可以悅其愴也可以遣况吾

子家本全趙倦遊一紀駟馬以過故鄉足展
南枝北風之思買臣歸越相如還邛古今相
望是可同轍明日渡滹流也施涉桑乾布王澤覽
風俗之暇爲我問藁臺崩丘厥狀何似平原
樂毅故事存否歸而揚擢用廣異聞夫道別
離者緣情而已

送歸中丞使新羅吊祭冊立序

儒家流鮮肯冠獬豸冠者天子以公身衣儒
服力儒行行之修可移于官學之精可專對

四方是故公任執法之位且使操節以濟大
海頌我王度于大荒之外夫新羅嗣王以喪
訃且請命于我我則歸贈繼好以策命之之
實懷遠示德禮之大者夫亦將弘宣王風誕
敷微言使雞林塞外一變可至齊魯不然歸
公何以不陋九夷之行也蓋行於忠信者無
險易拘于王程者無近遠故公受詔之日則
遺其身視涉海如蹈陸謂窮髮猶跬步豈鯨
怒鰲杵足戒行李凡以詩賦別姑美遣使臣

之盛云爾

送渭南劉少府執經赴東都觀省序
彼狗名者遭時多故乘地高勢罕不爭先鞭
務飛速以跨當代獨吾子以文行裕盡思不
出其位奉贏金之所遺羞地芥而不拾其初
以筮也仕典校秘書秘書之職修尉于渭南無靴政
歲二月以紛悅觸燧歸觀于洛白華之戀也
和氣用事春物滿眼之子于征五綵其服想
成臯花合穀洛大水是吾子拜嘉慶問清高

之日歟夫克家而家肥策名而名彰居官而
官辦孝之大者則貂蟬羔雁在子外府姑務
遠圖何嗟少別到洛陽為我寄聲謝鳴臯故山
杼離如之何詩以贈遠

送餘杭薛郡守入朝序
有大道者遺小成之跡抱宏畧者非曲士所
見公嘗以匪躬之故三入承明時議用舟楫
期公者七載矣而猶建隼河壩洗饋江島興
具錦之歎詠跋胡之詩豈不以名至盛德至

廣而屢材多節夷道若類乎今天子受宣室
之釐忽思賈誼以謗書之篋先示樂羊且搜
去珠俾詣丹闕則巨鱗方縱未可料也雖欲
抱黃老之術與赤松子遊公器所歸難乎免
于珪組矣夏五月弭棹睢渙脂車而西火雲
成峯如草如織誰謂秦遠跋予望之有以見
升赤霄捧白日在此行也謂攀四牡者各賦
南山有臺之四章取樂只君子德音是茂以
為志云尔日將竣道之大行以慰草野區

之望

毘陵集卷之十五

毘陵集卷十六目

唐 獨孤及

至之

序下 古首

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還京序

送蔣員外序奏事畢還揚州

揚州崔行軍水亭泛舟望月宴集賦

詩序

送武康顏明府之鄂州序

送六合林明府選序

送崔詹事中丞赴上都序

送李副使充賀正使赴上都序

送孟評事赴上都序

送柳員外赴上都序

送崔員外還鄂州序

送朱侍御赴上都序

贈少微上人赴天台國清寺序

送陳贊府兼應辟赴京序

送司華自陳留移華陰赴任序

毘陵集卷之十六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

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序

崔中丞城南池送徐侍郎還京序

侍郎昔為河南督郵河陽令其解龜也東人

思其遺美今出入夷險歷二十載而一來廳

樹未老佐史半在公位望章綬輝光城邑現

者榮之而東都主人亦以籩豆醴粢徵會修

好之不暇凡葦止十有五日而去之日主人
歎瞻佇之莫及也故又醜酒於此池池上有
雙絲艦與竹齏對布賓主位于罇之左右而
蘭臺金閨建禮承明之英十有八人序列其
次池外有闕塞雙嶺遙作外戶嵩高逶迤數
峰當窻伊落春樹若刺綉布錦仙桃火然顧
我則笑于是游眺之不足則舉白以相勸而
狂歌送之唱棹鳴榔簫鼓陳乎其間醉中疑
三江五湖去人不遠謂千慮萬事無非妄作

况少別可以興愴乎但駟馬行塵明日將遠
登而無賦謂尊酒何宜歌而詩之且以見追
攀者之志

送蔣員外奏事畢還揚州序

揚州牧趙國崔公使其部從事侍御史吳興
蔣晁如京師條奏官府之廢置歲月之要會
其來也吳楚之衆君子酒而詩之而薛水部
并李司直翰双爲之序以冠篇首既將命趙
公拜左僕射蔣侯加尚書郎之位其還也之

子曰執書卷以言于朝曰始者與數矣別賴斯文故常若在眼今幸而遷秩行在東門明旦離群想今日之會亦猶于此而思彼也非置書袖中人謂我何然後西人之舊者皆賦韻道別而鄙夫和之詩大畧蓋美蔣侯以才智任職有周爰咨諏之用而將事不墜專對不辱能一其心以佐大府之政政靡小大惟公是謀謀之臧歸于府不知我者則謂我專趙公所以有成縉坐嘯之論而無慙示樂羊

謗書之篋而不疑斯可謂之明矣今也子歸腰曳西綬然濁涇素渥春水始生秦原青々諸草皆秀可共樂也而又別焉凡我同寮是以有瞻望不及之歎故送遠之志悉形于文

揚州崔行軍水亭泛舟望月讌集賦詩

序

言同者無約束而信心同者未譱浪而樂聲應情悉則不俟外獎况遺言之言造適之笑與盃中物池上月風中弦五者合以貺寮歡

其可勝既乎于時襄君子棲公翰林如翔鳥
之得茂樹也至是登于仙舟泳彼新流掇芳
玩竒以永今日不足故用夜漏繼之羽觴未
及數粟銀河橫而金波上樂作神王百憂如
失而絃繫管清悲歡交乎其間則高歌爭進
或道舊以泣酒酣意真樂極感至故也當斯
時視身後之竹書鼎銘猶稊米芻狗也况細
故乎二三子醉猶能賦且酌且咏餘屬而和
之其詩云明月借爍興流光在此池山公顧

我厚醕酌稱未疲勿謂喜會易但憂離別隨
飽君醉中德敢使私心移

送武康顏明府之鄂州序

多故已來干祿者進必欲速大抵悉棄夷道
而趣捷徑顏子獨曳儒非其知己之命不苟
合非稽古力所致不妄動今其來斯也不以
賄不以名不以遊眺扶策讀書藝成而去君
子哉若人耶將以特舟片帆泝洄於大江殊
濤之中涉彭蠡歷西塞浮于潛踰于沔吾子

安于忠信亦安當于風波况滔：江漢茫茫
禹跡乎於此乘渚反顧齊吳榜以擊汰其聲
可想司馬子長浮沅湘窺九疑亦此路也足
以覽古乘興窮極視所行將搜異不暇惧於
何有凡今賦詩以抒居者之思且用最吾子
四方之志云爾

送六合林明府選序

今之為邑者祇事趣辦而已矣之子獨以公
廉不苟聞于朝夫公則能力廉則不苟不苟

則無害六合人飽是三德故家肥人讓而名
隨之宜其黜陟出明之日首冠賢能之選也
宜哉上方勤恤人隱渴良吏如不及之子今
聞將與位偕行將見函洛春物迎馬首於千
里之外勿謂蕪城衰草足愴遠別二三子何
以持贈其歌詩乎

送崔詹事中丞赴上都序

初公由上書即出佐蜀郡無何能輒暢轂專
席而坐休績布於巴蜀天子器之時人謂公

逸足駸駸視公卿猶步武耳既而剖符駸傳
出入吳楚專五城佐二府府罷身退復藏于
密出處之道歷二十載而光未知公者不堪
其嘆公未始屑於胸臆貞直廉讓之德內充
故也夫貞則專直則固廉則不競讓則後時
故其寵不及而名益茂也宜哉今上方厲精
熙載用官人安民為急百工以警不至者知
罪故公朝賁然伏軾入闕時然後行動而不
格在是後也銷憂者莫若酒酒中樂酣可以

道千里之意者莫若文群矣詩之以送遠蓋
古人雜佩以贈之流也

送李副使克賀正使赴上都序

之子領秘書著作于是邦恭我軍事必肅謀
必忠居處必恭三年矣而身無擇行職無疵
政政之和非吾子曷賴今茲將東諸侯之命
朝于京師稱壽之儀舉專對之才達是行也
將為度材者所得豈復顧池中乎正月元日
和氣資始大行設九賓于蓬萊前殿皇帝輦

出百辟奉賀公將以此時捧章奏于雲陛之下
得覩虞舜之九成簫韶塗山之萬國玉帛况
惟仲氏典司宸翰棠棣之華交映於朝斯可
謂之榮矣懋修乃職尚慎行邁勉從棄伯之
戒尚將復藏^孫生之烈至如遵大路之歎不足
為吾子設矣吾嘗同寮且士龍之執也汪樓
醉別何用貺遠以其章句當佩玉瓊琚乎

送孟許事赴上都序

孟子以鄉秀秀才射策甲科二十年矣同時

中楊葉者今或蔚為六官亞卿或彤襜虎符
秩二千石而孟子猶羸馬青袍客江潭間遇
與不遇何其遼復也然君子不患貧患業不
修不患位下患道不行孟子言忠信行篤敬
好學工文令名藹然今茲入關有司之喜也
諸公展相遇之禮其賞不以推之輓之為已
任見三月四月之交澧灞之間王睢飛鳴草
木暢茂是吾子彈冠之時也二三子不可以
不賦

送柳員外赴上都序

初弱用之拜也。吏者隱者相見，皆賀曰：「朝廷搜矣，不遺丘壑中人，則縉紳之矣者，日至矣。未有矣。」人至而太平不興者，而弱用獨以衰疾行，邁為憂，諫議大夫昌黎韓愈深貽弱用書曰：「君子之命，知己之遇，其可易乎？」由是不敢言病，即日戒路。夫君子之道，進不苟容，退不懷安，不以欲拂人，不以私弃公。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弱用之心也。仁矣哉！與夫含龜覘

顧自盛以橐者，異矣。方今主上用文，思柔遠，魏邴謀謨，惟矣。是渴想見龐眉大冠，俯俚於朝廷，與公卿大夫言三代故事，出入金馬石渠之署，國人孰不宜之。今之史臣，樂安蔣鎮博陵，崔儒與弱用同以德進，倘與夫二君子道舊必話，鄙夫疲于郡齋之狀，勿使不知我者，謂我不思。若夫杼今日秦吳之別，斗酒之外，詩而已矣。

送崔員外還鄂州序

員外曳朱組擁使節將鄂州牧御史中丞吳
公之命方舟如吳祗後歲事肆覲伯姊展歡
申悲浹辰而還飲水恪慎夙懈匪夜孝悌友
恭形於容止追攀者覩禮於公見公之仁繫
公之先德與位偕由大皇父以下一門三太
保^子傳二御史大夫一宰相四二千石家之範
可形于國今則兄掌冬官弟列郎署閨門怡
怡花萼相鮮欲辭必復之榮朝廷其肯舍諸
永言夙昔將繼舊好惠而顧我其敢不以久

要為谷維嘉肴充方員昔酒盈尊饜祗撓別
緒不足慰瞻望不及之歎故可以於此乎言
詩

送朱侍御赴上都序

子以才茂經明鄉党稱仁起褐衣四五年起
參夏口軍事同時諸生有未登矣能之書者
公以惠文冠出入殿中蘭臺其以文章干祿
何啻如拾芥吳中賢士大夫由是益勸今復
戒鞅而西言赴所從昔陸士衡入洛張華如

舊相識之子之文章粲然有昔賢風采彼茂
先之徒其肯舍吾子乎將子獻書著論特備
風雅以宣上德抒下情為己任勿獨誇吳趨
昌門之廢吳辯尊羨羊酪之優劣而已急賢
之日何患人不已知凡今贈別皆吳士也

贈少微上人_{之天台國清寺序}

或問上人曰文者所以足言也言說將忘文
字性離示入此徒無乃累一相乎谷曰稱示
入者過矣以習氣未之泯也率性修道庶幾

因言遣故欲罷之而能耳時人謂上人為知
言知道歲乙卯自京持鉢而來給事中天水

趙公消賦詩抒別卿大夫已下屬而和者二
十七章既而飛錫濟江休于晉陵又東至于
姑蘇將涉震澤踰會稽上天台至國清上方
而止趣靜境者不料遠近登漸門者不計歲
月則上人還斯詎可知也上人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諸公將議遠別得不以斯文為贈乎

送陳贊府兼應辟赴京序

初公讀梁竦傳始慨然薄遊耻揭其公器退
而耕于楚縣知言者以為子真吳都禦寇圃
田卜商西河與公道雖不同其操一也羿工
乎中微拙于使人無已譽固知太名之下天
爵難讓十二載冬十月果以公才微龍泉自
惜慳隱牛斗之次美王無脛竟為秦人所得
且晉以梁山召伯宗漢以明堂延申公尊德
問禮于斯為盛况朝廷頓八絃久矣頃未儒
服立於魯人之門者公抵命台鉉將濯纓而
孤矣當貞女不字十年反常及大翼怒飛知
一日幾萬問離群何贈請賓賦車乘主人賦
南有嘉魚以代零雨之什

送司華自陳留移華陰赴任序

去年春自公京北北部尉謫掾陳留議者或
歎公大才未光直道而幽君子則曰否患德
不立不患遇坎始用舉至是雖速謗何傷有
才與時不遠而復其明年春肆大青冢宰量
殿最厚薄以令聞遷公于華陰然後知朝廷

襟用也華陰者左峭函右雍州潼津鍾池綴
于分野長河太華為之襟帶旬迄所以難其
選地雄所以寵其秩公將以利器収物清機
臨人吾見岑公孝不得專美於南陽大火初
落昊天歆高遠山雲開歸路秋色請各抒別
標使行者得歌而詠之

毘陵集卷之十六

毘陵集卷十七目

唐 獨孤及

至之

記述一十二首

風后八陣圖記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吏部郎中外廳壁記

太常少卿廳壁記

金剛經報應述并序

瑯琊溪述并序
盧郎中竹亭記
馬退山茅亭記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鄭駙馬孝行記
慧山寺新泉記

毘陵集卷之十七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

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記述

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
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至盜並起故戎馬生
乃有并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
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

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煞氣以作兵
法文章昌以命將于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
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
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
光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
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
感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
內風雲負其四羅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執所以致用

也至其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
門其將蕝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
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
旋雷動山破彼魏之羈列鄭之魚麗周之熊
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于是既而圖
成尊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
于阪泉省方于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昂
成龍至去而上仙于是在遺風冥冥時年而
圖存於乎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

足以決勝九軍禦侮萬里故項藉得之以霸
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
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
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
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
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
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
寶則是圖也興于多難廢于升平堙淪不書
盛德其沒及旌諸圖例以為三皇之故事六

藝之餘伎云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凰鸚鵡翔于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矣人

君子有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

左九江而洞庭接苗民之遺墟非覲風按郡

叅事嚴戢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

孟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淮泗是役也十

以蜂蠆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啓居亦

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

丞韋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為城長且修好于
鄰侯從交相見敦同盟戮力之義圖靜難勤
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群
后庶尹輻湊鱗集其來如歸于是戶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李公岷至自廣陵越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
鴻臚少卿韋公儼至自京口蘓州刺史韋公
之晉至自吳廬州長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
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等

行絡驛漸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弘舸巨鷁舳
接艫隘輜車鳶鑿鞞挂轂擊手每講射合禮賓
主好會歲星并執象笏雁行而揖五十有九
人九處八座一歷中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
建隼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板桓曳
裾廷寺八曹環衛典校蓬萊者印纍纍綬若
若架肩于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
子而夸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
之盛而焜耀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

阻而濟濟後又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
士多之半則鷓鴣鳳群翔而萃止不若也彼昔
人所許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氣掃除江介
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繫維莫從音
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覩公于是謹而月
之且列其爵里名氏于館俾來世知衆君子
之車塵在此境也

江州刺史廳壁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

^嘉賀其人也秦以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

之事制漫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于公堂

而春姝栲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

荆之域于潯之陽江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

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溢水周于子雉堞洞庭

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迄于梁陳出入

五代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大府匪親匪矣

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

民之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

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
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白計郡縣
之財入調軍府之儲時節羽書絡驛走閩蜀
而馳于越必此之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
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
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于手應於
心則盤曲臃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
蕪礪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
每嘆曰茫々舊壤千載在目觀乎版築則灌

嬰之業皎而存焉披乎圖牒則溫太真庾元
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以來百四十有九
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踵前賢後矣
累々如貫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
師存焉于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
若干人揭而書之以為九江國志

吏部郎中廳壁記

太微五帝星座後五星曰即位秦漢之君
則而象之乃建郎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

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率
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群吏之品位凡廢置
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今天下會計致事而郎
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于郎
中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旅弓六鈞弗與也
故居官者不由選曹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
力亦猶劍刃之刃未嘗封大輒切大玉則雖
曰我且必為鑲鉚人猶疑之由其遂而升必
驟周環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六

七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
貞幹諒直實蒞厥位往歲公為員外郎也東
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
陽春今也來斯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
章悉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韋絃而武
德以來解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
不表年不記是廢德也將來何覲故謹而列
之俾我曹之春殊存乎座右其選部司列天
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之先後冠于其

首以為志云

太常少卿廳壁記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振本乎天神
人鬼地祇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
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
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
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
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
少叅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

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
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聽與太常齒
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能不
資以思澤不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
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
俾無不恪方議酌前矣之遺塵而損益之乃
瞻屋壁史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
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優若對面曰矣
者吾得而師之不矣者吾韋而絃之矣遠乎

哉既進續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金剛經報應述并序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掛玄
冕心冥真如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
沛造次必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
年十月專駕有避狄之師百僚蒼黃南馳商
於公為盜所攘而忘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
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
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

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唯書是圖求
于玄法寺之藏之人以送公祭函披卷乃商
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者亦曰不知其所自
而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
感達故随心而至昭報矜其疾若荅頌謂
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偶然
尔何必謂誠感乎及对曰誠於此者形於彼
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
感於物者也况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惠

力不啻忠信則因蕝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
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之雨啓公
善牙使因相以獲願進登乎无願法之法歟
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酉公
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

士上勤道

精誠若馳

願形於心

報亦随之

至感无礙

經斯來歸

護公身田

俾公斷疑

公之善根

疇可度思

瑯琊溪述并序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之滁州之
饑者粒漚者占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
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醜其流以為溪

溪左右建上下方作禪堂築臺以環之探異
好古也故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為鎮
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迹犹存故長夫名溪曰
瑯琊溪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
之是歲大曆六年歲在辛亥春三月丙午述

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
年造物遺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飾
之流為迴溪削成崇臺不過十仞意擬
衡霍溪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
不在大燈石磴湧湍潺洞壑無底
雲與其間仲春氣至万木花發亘陵被
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山者畢同无大
無小乘與從公舉觴酒酒酣氣振溪

水為主人身為賓捨琴詠歌同風舞雩
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
馭石門松風声類笙竽於戲人實弘道
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溪岷山寂
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公嗣之念茲疲
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挹
我於泉乎已而

盧郎中尋陽竹亭記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

代作^者或用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深其趣而
嘉景有大小道機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為
情性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閑不出戶庭而適
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畢
其志而高其興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為亭其
高^出于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費不過剪茅
茨以儉為飾以靜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
於是憑南軒以瞰原隍冲然不知錦帳粉闈
之貴於此亭適也亭前有香草怪石杉松蘿

生密篠翠筠脂月碧鮮風動雨下声比簫籟
亭外有山圍湓城峯名香爐歸雲輪囷片
可數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其所以誇逋客
而傲漢貂者百奚里爵祿不入故飯牛而牛
肥盧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嘗
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境對而
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去故意愜而神王也
耳目之用繫于物得喪之源牽乎事哀樂之
柄成乎心：和于內而事應於外則登臨殊

途其遠一也何必嬉東山禊蘭亭爽志蕩目
然後稱賞公歆其迹之可久故命予為志

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二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
阻以面勢無樽楹節枕之華不斲椽不剪茨
不列墉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儉也是
山峯然起于莽蒼之中虵奔雲矗直數十百里
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
翠萬狀綺布綉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

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徵周王之馬跡
不到謝公之履齒不及岩逕蕭條登探採者以
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
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和故政多暇
日繇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乃構乃墜作
我修宇于是不崇朝而攻木之功告成每風
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中鹿裘率昆弟友生
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彈絲桐
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極萬類攬

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
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
介嶺閩佳景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埋埋是
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廡，有飲食三十里
有宿，有路室於是賓客有底止羈旅有寄
寓而是邦也與西粵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
以為地遐途勞而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

其禮而闕其物焉無修除之脩無井樹之設
及賓至則候人不為導里不受館而盤飧薪
芻之貺弃如也由其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
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所為南
城公至之日則考於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
上下去民所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於
是飾廡置以候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夏六
月築其館辨其域于道周作新亭于館之陽
厦屋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

後剗境峭堙坎窞以為大遼屬之于溪設双
航于清津以脩經度每將之迎之則自却勞
至于致饋无曠禮无為物而茲亭之經始也
取廢撤之材以移用用乃有節入鞭朴之贖
以庀工工忘其勞杜燥湿之虞以憇賓至
如歸三者不憊于素功是以力若行者有犯
輒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醜酒以
贈之則溪雲竹風生於棟牖而綠野青山為
吾庭衢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道南方

之志焉茲又勝會之佳境凡底績以興利華
故以謀始修禮以脩物儻功以成務政之大
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
之石何以在茲亭乎是歲廣德三年也

鄭駙馬孝行記

贊

字

特進駙馬都尉滎陽鄭潛曜某睿宗外孫玄
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子也膚敏而文生知
純孝開元中長公主寢疾公年二十八觴燧
侍左右帶不解面不醜者累月嘗藥請禱憂

懇備至而疾无瘳乃刺血濡翰書為策祝請
命於上下祇神願以身代親之身乞灵祈死
泣尽繼血既而誠達於神感而遂契徹進候
命焚其章草獨神道許三字在乎煨烬之中
翌日長公主疾間公故命左右勿敢言於其
請天之章公之客尹灵琛之辞也向微灵琛
言之則人莫知之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
迥其死生冥運吉凶陰陽未嘗與人同功也
而孝子竭誠上玄為感神符灵既来若响答

乃知行或精至則幽明不能逃其應而况人
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
公與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丕應若公者在
綺襦紈袴之中非有植壁秉珪之禮而精誠
上達神亦降福非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
此其速者歟公開元二十八年尚玄宗第十
二女臨晉長公主柔明而矣輔佐以禮
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忠信
歷太僕光祿嗣崇陽郡公珮金印列長戟垂

三十餘載克荷代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
為不誣矣惧他日史氏闕疑也故著之于篇

慧山寺新泉記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
而上山下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
隱客遺事故迹而披勝錄異者賤近不書无
錫令敬澄字源深以割雞之餘考古案圖葺
而築之乃飾乃巧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
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為與賓主乃稽厥創

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山之方廣勝
掩他境其泉伏涌潛洩渠濬舍下无止无竇
蓄而不注深源因地勢以順水性始双壑衰
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種其溜湍激若
醴醴乳噴發于禪床周於僧房灌注于德地
經營于法堂潺湲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
其泉能使貪者讓躁者靜惰者勤道者堅固
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
發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也功則水之時

淨一作靜

用不廣亦猶无錫之政煩民貧深源導之則
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响
谷其揆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石

毘陵集卷十七

毘陵集卷十八目

策書

對詔策

勅與吐蕃書替晉

谷楊賁處士書

策秀才文三道

唐 獨孤及

至之

毘陵集卷之十八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

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策書

對詔策

問大象无体玄功陰陽雖稟生之類萬殊而
含道之源一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利物演
為真宗貽厥後學包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
事以立言或寓言而詮意至如交樂於天交

食於地不相與為事不相與為謀善无所私
惡无所弃施之於教何所勸勉經曰不爭善
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
曷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
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
人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免乎拔
脫宜其帝系蕃遠貽厥孫謀綿之瓜瓞萬德
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輟乎又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

夫君為元首臣作肱股君無賢臣誰與共理
粵若舜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
王之業夏殷之末任倭弃矣宗社淪亡為无
匡輔經稱不尚賢者其咎何哉圣人立教專
氣致柔故形不欲勞性不欲竭深根固蒂可
以長存則有周穆肆狂逸勞過度促齡損性都
以為然又有惟靜惟清守真守朴二經之說何取
則焉又聞善揖生者動與吉會武不措瓜兵
難容穉單豹處居水飲身代俱損壽永色孺殤

遺作奚

不免噬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殊頓乎
子既洞曉玄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
明側席虚心佇聞啓沃
對臣聞道之爲物无名無形蓋聖人酌而用
之推而弘之取其精以修身用其粗以救物
從本降迹散朴爲器於是可有道之道忘言
之言其大畧雖以冲寂爲宗虛極爲体然妙
用無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体探其宗
豈不欲因言演教于教有夫長風吹而衆竅

號則大無不動細無不應况陛下用大道爲
風以鼓群有臣則吹万一之音也敢不唱于
衆竅之末臣謹按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
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其正謂
之交食夫相與生于有爲有爲生于有事有
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于公私公私生于用
用則弃名立矣然聖人有爲不爲焉有事無
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無惡焉
泯善惡于一致合同異于萬殊則妙門可存

教父斯左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常有司然者然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
宣王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
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
此正直如繩之効也經有云居善地心善淵
與善人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証也陛下弘
其言挹其道以為天式下四十有二載矣且復
推功外名不有不特考言詢事若冲若缺詔
臣等曰常務斯道曷往而臻下臣願生也焉知

其辨雖然有一于此願陛下守而勿失與神
為一使神為一使神不遠於人二不遠於天
天人合契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
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三之
不存傾其宗遷其社之謂拔桀奔南巢受死
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其器喪其國之謂脫
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王流彘是也至
如堯知天曆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
之而不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

下去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其後裔更霸迭
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
下興廢繼絕立五帝祠節春秋脩其祭典可
謂祭祀不輟矣方之拔脫臣謂不同經曰不
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人之知微知章乎夫
尚矣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王雖求賢
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為也而聖人能無為於求賢不能使無為
無迹存則有為者尚之以為利於是有歸智
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其漸起於一時之名其

弊存乎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
任絕匡輔之力也蓋欲因時致功成則遣
而遺之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無之則
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於為无為於事无
事雖八元之翼唐弼虞三傑之戲秦滅項其
无為无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冥萬物莫大於
全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
之中也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
也設教者三合其道者一以貫之雖逍遙與

導養殊途然性情與力命同轍首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于刑政朝穆不得不逸于肆狂若驕其肆任之性以拘刑政之端是續鳧絕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辨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无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体統不可執言以滯於筌蹄經不云乎返者道之動惟動而常靜可以取則权足以合象无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為精以物為麗閑其外慎其内迹

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憑暴之地故武安得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遺其粗故得于内而喪于外外内無以持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体微妙玄鍵陛下得皇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无所陳其至精傳說无所用其舟楫啓沃之間豈臣及之有黷睿謀惧殞越于下謹對

勅與吐蕃書

永泰二年

勅吐蕃贊普外甥朕共贊普代為興國自我
玄宗至道大明孝皇帝與生贊普和親結好
將六十年仰思當時之納豈為一朝之故實
欲相懃災患永同休戚使代代子孫為兄弟
甥舅如手足之相衛唇齒之相依自尔便息
成罷兵二境无征戰之苦金玉錦綉問遺往
來道路相望懽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自我
國家有安祿山史思明之難朕謂言贊普必
有恤隣救患之意豈知乘我之釁恣其侵軼

然畧河湟之人爭奪沂隴之地又與朕叛臣
僕固懷恩共扇誘回紇等諸蕃同惡相濟犯
我鄰邑三年之間三至城下此實贊普窺方
寸之利自弃一家之信不念婚姻之好恣絕
舅甥之歡累代親隣一朝併弃有目有耳者
皆為贊普羞之夫以小國伐大國且勞師襲
而助叛臣有是三者神宜悔怒果然懷恩自
斃回紇來降氍渾諸蕃內難外散天實有眼
心可負乎朕頃以背盟不祥絕親不義寧人

負我之不負人所以含垢數年未忍致討既
不得已方思用師正欲悉天下精兵長駭西
向常人問罪然後凱旋上以雪祖宗之仇耻
下以釋將士之憤怒自料以德故暴以大攻
小以信討詐以義罰不義當如沸湯沃雪猛
火焚枯人神同力何往不濟籌議之次遣會
彼國使來云願修前好復如舊日覽書見意
良用憮然歎不許則人來歸我欲許則信不
可特是以遣御史中丞楊濟往諭朕意且探

誠疑歎九月濟與彼國宰相某乙等同到得
所寄書然後知事皆由衷言無虛謬再披來
旨朕甚嘉之何者自非聖哲人誰无過之而
能改亦古人之所善追思六十之年舅甥有
先祖先贊普之誓約言在史冊信結天地豈
以小不恐而隳大体使百姓疲於甲兵兩主
遂為仇讎貳過遷怒朕所不敢敬依來請彼
此結和而今而後不復念惡已令内外屯戎
罷柝解嚴凡我二國洗瑕遷善經畧封疆素

有地分各守土宇尔无有侵永為親好復如
開元故中事吳天上帝鬼神實聞朕言無謂不
信冬寒贊普外甥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荅楊賁處士書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養而人
疲如初終日以貢賦不入獲譴于上官遂以
州比不調之琴思解絃更張之義箕口微賦
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成無為未著而
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導政齊

刑民猶免而無耻况叔道以反經為用去德
逾遠使速无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
子知之詔書見讓以直諒相益商也起予孟
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願無以當之
三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來書所陳富人出
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
倍苦窳詳雅昔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
姓并浮寄戶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
僅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

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
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萬
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
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
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
五十貫以此人為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感
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以
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
苟以是為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拯之

方今為口賦誠非彛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之
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可復使多者用
此以為裒少者用此以為益損有餘補不足
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優
倍若何從而生竊料動搖不安以遁逃相扇
者不過以規避之戶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
安久漏差科者同均賦稅之名祇思苟免若
編戶地著雖駟之使逃亦固不從今已擇吏
分官以办其等差量分入賦其數懸榜以示

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
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歛
之薄厚办之濟否望風聆声遽告勞而逝斯
豈為政事者之過乎顧禮義之不愆孰能恤
叛者之言耶天下无不食王土之臣寧有不
輸王賦之民此輩歛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
歛以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弃之是與鳥獸
啗貍无以異矣其来既不可以奉征税其去
亦何足以病州縣違之二邦亦犹是也等不

為用又焉能資隣然計斯人之徒亦未必恚
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几其所濟犹大但不
防之於微拙誠有之奉教三省敢不知罪子
產鑄刑書作兵賦以救鄭國而獲訊于叔向
及才不如子產口算不如兵賦吾子之言過
于叔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薄領拘限
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无極不宣舒州刺
史獨孤及頓首

問儒者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狗名
以行己有忘名以救物雖俱出于儒墨而用
之不同聖人立言豈其无持操歟夫魏顥違
命申生受賜伍尚赴郢伍胥如吳四者孰孝
比干死之微子去之太公投竿伯夷采薇四
者孰義石戶寤于海上伯陽隱于柱下鴟夷子
范蠡汎舟于越三者孰潔今欲考其本末度
長以絜大較其去就合異以為同渴聞貫之
之道辯之說

問黃帝氏以無為為政垂衣裳而天下順周
人三千其儀亦克用又舜誅四罪天下咸服
而成康恭己刑措不用致化之本豈不同源
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以古範今何去何就
孔天子用鉞兩觀而魯至于道而宓子賤鳴
琴惜三單父亦化寬猛之際小大不侔比叔
量實其義焉在敷暢厥旨敬佇嘉言
問傳曰其君齋明精潔則神享人聽故明神
降之夫天地烟煴冲氣為人神何由降明何

由出至如晉崇實沉崧生申甫編傳穀城之
老言發魏榆之石栲杌杜伯與商周而存亡
黃熊白毛將晉魏而興敗是何祥也根本焉
在二子賁然來斯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
悉數以對

毘陵集卷十八

毘陵集卷十九目

唐 獨孤及

至之

祭文上

吊道雉文并序

祭土龍文

祭燾文

祭岬山文

祭吳塘神文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為楊右丞祭李相公文

為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為明州獨孤使君祭員郎中文

祭李司士文

為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毘陵集卷之十九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

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文

吊道殣文并序

辛丑歲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

者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棺殯

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

棄其體由是道路積骨相枝撐枕藉者彌二

千里春秋已來不書或謂縣官處師旅飢饉
之弊宜禳災于未然既將不時賑恤又苦之以杼
軸故及是及以為不然當陽九之厄陰陽錯
而災沴降天也非人也於是延陵包佶作道
殄文蓋小雅雲漢之流及亦斐然獻吊且告
之運命云

八風不和六氣不均上天疾威大厲荐
臻俾災流行殄殲斯人此自淮沂達于
海隅札瘥天昏亦既毒痛匪蹈密網匪

罹霍蒲飢饉降喪淪胥以鋪人生寄世
孰匪遠客嗟尔賦命天年逼迫生不糊
其口死不掩其骼曠野茫茫僵屍累
髑髏崢嶸如雌如坻里閭无烟雞犬去
之死非尔所鬼其餒而水陷歷陽貴賤
同之傾秦坑趙卒肉填長平實天不傭
謂禍莫京尔復何為无辜命并将夫闕
之則如勿生司殺之網孰云孔明伊昔
太古上玄同之世天無鞠凶物无疵癘父

不喪子兄不哭弟亦有華胥民壽千年
陰陽常和王燭常燃彼何人斯而生斯
時聖人既興大盜亦隨外戶反閉矣愚
相欺我先王乃作五兵固不得已而用
之克舜既沒揖讓不傳黃鉞白旄謂之
應天德乃下衰干戈相連陽九袂與災
纏凶年烏皆夜鳴人失其全食尽力疲
守死道邊不自子爾後不自爾先万世一
時運有固然帝在法宮清問下民青旗

金時 鷲輅時令維新叶風布和天下皆春爾
往莫及委骸窮塵命不可問嗚呼蒼昊

崇土龍文

陽驕陰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至於是月其后
土將乾百谷恐竭天道下濟龍德中正宜其
雨亦祥其風曰歲與時俾和而豐胡然此膏
物乃殄瘁民用艱食神將之祀豈天不仁豈龍
不智蓋正直以是輔憫雲漢于下土詔烈缺
使舉火命商羊以鼓舞喻為雲霖為雨

漆我王土而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尔稼
如茨俾尔穗如坻實廩實藏為盛為業无貽
龍羞俾神我欺尚享

祭燾文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戶部尚書李垣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六燾
之神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德是與若响之
谷敢有象恭滔天構壘稱亂國有明罰神其
舍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狼心竊茲蠱

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群動
昏墊皇帝震怒俾勅亂畧命我上將底天之
伐于是虎牙鷹揚之臣虵矛犀渠之群橫行
而東我伐用張月弧雲旗已先啓行方將歷
尋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斮梟鏡以鼙鼓
封鯨鯢為京觀俾萬里浪三象霧廓今以今
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尔有神惟神
降衷尚弼予志敢告无靡旗无絺騃无法輶
无償車命五將護野万灵並轂令天地氛祲

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
神祇羞尚饗

日吉祭岢山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
史充當州團練守捉使賜紫獨孤及奉勅以
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岢山神之靈頃緣亢陽
不雨災盛將敗敢以人欲乞灵于神謂必聘
饗造賜介福俄以浹日未蒙降衷潤燧不徵
觸石无望稼穡盡瘁澗溪將竭豈有悔怒將

為毒痛不然何瘕我以旱使滌之至此今元
元怨咨皇帝盥食下罪已之詔崇群神之祀
將以恭敬之懇邀福于神明神其沛然迴慮
驟降以雨使穡苗復生飢者得食上以應聖
主乾之之心下以副万人顯之望是人性
命與神存亡敢不以太牢少牢剛鬣翰音之
荐以為明祀以報純嘏若猶陽固陰蓄蘊冲
如初神則不明人將何賴亦當徹惟馨之奠
寢爰禋之儀祭祀具廢在此一雨敢固陳告

庶无神羞尚享

祭吳塘神文 祈雨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灵山作灵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尸之神非人罔以荐馨香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荐伊人之尤福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為邦今二年矣制節謹度不敢怠遑庶无罪悔以奉禋祀祭未豐潔政或頗類實及之

責非人之僇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今盛夏旱

蒸五稼將枯田畷訢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

降鑒下吐油然為雲沛然作雨使萬人欢康

百穀阜滋洒我公田遂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

億豈伊人粒神亦血食衆心顯七非歲曷望

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享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

祭于故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吏部侍郎

李公之靈嗚呼天以純粹鍾美於公孝友慈
惠公廉直事君以忠臨節有勇可以師表鄉
黨儀刑縉紳宜荷百祿乃册三壽孰司物化
曾莫輔德諸公不死公獨邁真官不過八命
年未踰六十豈五藥年養九歲失節以及此
乎將修短之域窮達之數止于是乎前期函
報如所修乎俯覩生前亦有恨乎昔公出入
臺閣勤勞王事馳馭使車周旋天下克已奉
職一何正也姑蘇之役奸倖構難公秉義勇

誅其渠魁每寇圍逼句吳震駭公率羸師克
剪大敵竒謀生于死地貞節見于孤城夫豈
憇生誓无奪志臨危致命一何壯也濯纓來
朝祇若王命三府高議方以黃散咨公天乎
无知不從人欲旅櫬委于館空妻孥恨于遠
道其來也駟馬朱轡其往也孤轡丹旒天子
興悼台臣雪泣情鍾我輩哀可既乎其乙等
義惟寮友季卿等屬忝宗族歡愛如昨書禮
執新伸眉未几交臂忽失形骸留此魂魄何

之鳴琴潺湲愧若在耳前路冥冥良遊无期
灵之来兮歆此薄酌尚饗
與郎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
黃門侍郎兼吏部尚書御史大夫嚴公之灵
嗚呼天惟匪忱才不必壽丹耕斯疾顏回短
命告凶兆朕允聖共惑惟公茂質見于芳年
菌蠢九葩磊砢千丈頃嘗戮力當代以智開
物若發矚之及决雲切泥長安浩穰憲網踈

漏天子命公尹京執法能秉直道以張皇綱
盜奔訟清周月振政巴蜀亟擾上為旰食公
之攸徂乱亦遄已昆夷授首邛樊飲化乃加
冢鄉為天喉舌謂當任極台鉉壽如岡陵青
雲可攀白日忽暮嗟來桑扈溘與化往孰云
夫君而有斯命襲蘭春敗大壑夜失非君興
衰吾誰為慟昔公先中書以道消讒勝不踐
衰朕公復算屈短曆卒无相印蒼生孤望前
後同悲曩子論交于予授分刑接意敵声應

事感俱涉世故累荷寵榮予忝台司公亦亞
相大駕東狩獲陪屬車各負羈絏同杆牧圉
誠節見于多難交態彰于困蒙願言悉心共
獎王室鎮蜀之後南北頗限猶易前期未嗟
少別未艾也死生間之夙昔歡愛今反為
悲真宰何人壽夭誰司善而無報天豈予欺
憶昨攸徃火旗電輜今也來斯白馬龍輻鯉
書遂絕雞黍无期惜无宝劍挂君松枝昔酒
一壺函明此辭尚享

為楊右丞祭李相公文

年月日尚書右丞楊綰吏部侍郎李季卿吏
部侍郎王延昌刑部侍郎魏少游工部侍郎
徐浩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於故相國李
公之灵嗚呼宗祐儲祉降神生公稟天純懿
為國柱石負荷大業儀刑本枝九居專城六
慶八座五領憲府兩登臺司惟公廉忠信是
務惟寬厚清靜是守危言獻可未嘗脂膏取
容直躬而行不為权倖改操三已无愠一麾

乃出其茂勲崇名遺芳餘事輝映策牘標準
縉紳所蒞之邦于今頌美若鄭人之思子產
周人之歌召伯謂公福如山阜壽登期願為
天子元老以弼成庶政溘與化往嗚呼曷歸
何萬人之具瞻與天命之相違窺遺塵於臺
閣想見公之容徽嗟道申而壽屈痛迹是而
人非綰等承嘉惠昔嘗登門接後堂之惟娛
叅東閣之討論謔浪在耳書札是存奈何少
別忽問九原尚享

為吏部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
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之靈嗚呼冲粹
之氣生德于公忠孝貞諒聰明宏遠卓犖特
立英明虛受自司翰持衡觀風執法周旋三
閣出入十載能直其道而正其身致命臨節
仁而有勇造次顛沛義刑于色莊敬蕝于談
笑孝敬扇乎閨門若天祚明神德與正直公
宜錫慶鍾壽俾大而昌於何官不至三事年

不及六十積德無報為仁者惑焉今行及先
遠將安完兆嗟來桑扈往无返期追思平生
夙昔懽好懇款交臂之分懇懇同心之言今
則冥冥無非夢想非夫人之為慟吾誰為慟
不知神之所在以彼乎在此乎旨酒一罇庶
以為別尚饗

為明州獨孤使君祭員郎中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觴豆之奠敬祭于某
部郎中兼某州刺史負之^公靈吳越懋歲元元

艱食帝咨四嶽分命於公克勤於邦克儉于
家忠而能力剴亦不吐出入臺閣將十五載
動合律度言為程式及茲剖符銜疾受命而
慨然有表正東夏澄清江湖之心海隅蒼生
方望公以大庇朝庭縉紳期公以上台而悠
悠蒼天屈公以下壽時既頽而命不與智未
窮而生有涯嗚呼哀哉昔公繡衣持斧予忝
接武於朝公^負謹投荒予亦左袵異域山川有
間交情无極各随流波在天一方險阻艱難

亦既恪嘗邂逅相遇荆蠻之鄉惠而好我何
日能忘浙右巨鎮甬東孤城風烟相接弔伐
同盟未及前駢莫申微誠遽聞沉痾忽間生
死九原誰歸万事長往夙昔歡愛死非夢想
舟逝聲走吾將安仰隻雞之荐灵歆来享
祭衢州李司士文
年月日前華陰縣尉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衢州司士祭軍李君之灵惟君
砥節砥行抱粹含純剛亦不吐直而能温筮

仕誠立安卑道存宜錫難老亦高其門奈何
盛德迫此短辰追惟夙昔修好於君託以良
援申之昏姻勸我以義敦我以仁各徇薄宦
俱期致身頃復離別几為胡秦契濶乖阻艱
難苦辛君限靡鹽贈言如昨尺素犹新倏忽
長往吾誰與親常日音徽平生懿文今則已
矣長為古人怜君不知哭君不聞瀝酒坟草
洒淚隴雲庶因薄奠髣髴精神尚享

陳力甌閩予集茶藨愛于海濱弔恤何淡舊好懇勤

為華陰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年月日華陰郡守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故禮部尚書裴公之靈嗚呼元精純
粹生德于公峻極降祉貞明在躬濯纓登朝
事君以忠出入三閣周旋兩宮褰幃井陘推
轂盧龍喉舌是寄淑問斯崇鯤背垂天鴻毛
順風亦既左官時更困蒙夷險能齊高明有
融三已无愠再命滋恭肇受方伯俄并秩宗
將陳暮謀以佐時邑如何不弔降此鞠凶珠
履聲絕蒼生望窈旒迺太素勲苗景鍾者
龍輻瞻言徂東敬飾薄奠邀神昊穹靈顧來
饗彷彿音容嗚呼哀哉尚享

毘陵集卷十九

昆陵集卷二十目

祭文下

祭吏部元郎中文

祭壽州張使君文

祭揚州韋大夫文

為楊右相祭西嶽文

祭常炎端公文

祭賈尚書文

唐 獨孤及

至之

祭相里造文

祭滁州李庶子文

祭博陵郡君文

後序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毗陵集後序 安定梁肅

毘陵集卷之二十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

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祭文下

祭吏部元郎中文

年月日禮部員外獨孤及謹以蔬飯壺酒敬

祭于故吏部郎中元公之灵上士齊死生下

士愛生惡死而惑之知生死若幻而不能忘

情於其間者我輩所不克免始者與公同吊

死問生論議亦頗嘗及此豈謂言未絕口而
公又長往昨日經過遽成夙昔何變化之速
乃至於是視不及瞬言不及息嗚呼元君今
已返於机夫彭祖殤子同歸於尽豈不知前
後相哀達生者不為歎公齒髮未老官途方
半相視而笑奠前路各有所展豈圖間濶數
日而死生間之竹林如故階塵未掃唯人琴
兩亡影絕響滅湯、清絃豈可復聞承以令
晨將赴塋闕痛天道之茫昧予豈无言而悲

來從中遠復抒意匪祭也永以為別也尚享

祭壽州張使君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以清酌嘉蔬柔毛
之奠^敬荐于故尚書工部郎中壽州刺史兼侍
御史張公之灵頃者剖符為郡與公鄰邑祗
後徃復日以携手嘗辱嘉惠愛我則深奈何
故別後盈魄未周相去無山川之間纔聞嬰
疾遽告不幸古詩称一息不相知今乃爾耶
別時高論精義在耳袖中尺書洒翰犹濕而

形影驟滅了无還期雖欲効古賢謂悲哀為
恒化情莫可遏徒虛語耳惟公貞亮溫毅強
季好古人皆宦而盈曲而全公獨以峭直接
物雖悔吝不改其度人多求田問舍公獨以
百家言為寶藏至八千卷而不止以斯道也
施于有政故其德形于事業其仁浹于百姓
楚人壽人如得陽春識者揣公壽與位偕今
也溘焉為人何望嗚呼王事拘限會葬莫及
思矣歎逝執紙涕零若久要之不敢忘也豈

不顧饗于今日蘋藻之奠尚享

祭揚州常大夫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又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
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獨
孤及謹以嘉蔬柔毛之奠敬祭于楊故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道節度觀察
處置使常公之靈王命九伯底綏四方惟公
剖符作藩維揚徃歲斯民匪迪匪康自公戾
止視之如傷飾吏以儒出言有章革剗煩苛

載戢暴強將吏奉君若網在綱罔或作威以
紊典常民斯輯睦政亦允臧和氣被物豐年
降祥天之輔仁公宜熾昌奈何不淑景命遽
央百城悼心万民何望及忝列城脩守封疆
獲宥罪戾庇身餘光德宇所震今也則亡偏
思遺愛追蹈餘芳悅仰興懷望慕悽涼拘限
所識路阻且長遙抒下情旨酒一觴尚饗

為揚右相祭西嶽文

維年月日司空右相揚國忠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韋見素等謹以少牢之奠敬
祭于西岳金天王之神頃自獻歲達于三月
畜極不雨屯膏未光元之其咨滌之是惧國
忠等是用虔奉禋慮聿遵祀典謹遣鳴臯山
人韋朝真敢邀福于大神之靈精意總申而
休祐躬蠶宸衷遙達而瑞澤滂霈非神之出
贊叶于國神之景命符于人則疇能降祥荐
祉如此其速故簠盥犧象敬修享禮雖冥无
方非馨香所谷而神感如天庶明靈惟歆尚

享

祭韋炎端公文

年月日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前舒州司馬皇甫曾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侍御史舒州相城縣丞韋公之灵昔公執法枉下某等接武周行嘗趨後塵飽听公議某既出守曾後播遷公亦負譴黜官辱同官為寮之好敢不知孝弟忠信強毅正直樂善唯恐不及嫉妬不去不止分枉直於心識

以澄清為己任形於造次發於自然謂必眉壽且鍾介福奈何強壯之年大才先謝志業所趣未申万一有生之涯溘然永已慈親羸老弱子未甞反葬无望委骸他山等為歸真艱痛太甚天不我吊哀有何極某等頃嘗以罇酒豆肉邀君同懽今之所獻猶前罇也但夙昔志氣比來話言遷悉冥冥无非夢想往既不及來莫可追猶持此奠以抒永別天別關之痛夫復何言尚享

祭賈尚書文

大曆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独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賈公六兄之靈嗚呼性命之源仲尼罕言頃者與兄存而不論亦謂景福必種德門未虞昊天驟忍我欺所以分手容易前期日往書札祇嗟別離孰云別中死生間之賈生謫去遭世不用以命問鵬千古犹痛

兄逢盛時任遠梁棟青雲咫尺巨鱗始縱溘尔中止俄同大夢天下孤望非兄誰慟追念夙昔嘗陪討論綜覈微言揭厉孔門匪究枝葉必探本根高論拔俗精義入神誓將以儒訓齊斯民文章陵夷鄭聲奪倫兄於其中振三代之風復離為朴正始是崇學者歸仁如川朝宗六義炳焉自兄中興大名全才儀刑百工嗚呼彼天胡不祐矣闖葺諛諛或錫永年好學不幸繫兄復然豈天地不仁將斯民

薄祐顯之望見奪何遽某獲見於兄二十
有六年矣兄有七年之長蒙以伯仲相視博
文約禮謂仁由己同心之言期于沒齒前後
尺牘羅列按机情之清論况之在耳一旦如
失萬事過已民之所望今也胡俟某守取拘
限合葬願車白馬素車欲往无階寢門一號
心酸骨悽容徽自此永不復見若魂魄无不
之也豈不覩平生心於今日斗酒之奠尚享

祭相里造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敬
祭于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灵嗚
呼往歲嘗與公度論死生变化豈不知身與
万物悉當歸无犹謂不惑於道者可以不奪
其筭豈圖論犹在耳目未及瞬而公度之身
復為異物益知規化而恒自古皆妄而哀來
從中妄豈易遣嗚呼公度有志有文量足
世善可救物宰賜言語冉季政事古莫兩大
繫公兼之伊昔密荐可否廷折函倭京師童

見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洛表
耆老僕公而蕪秉公論者无矣不肖孰不謂
公致君致身方自此始奈何吉未會也凶問
隨之天下悼惜士友悽歎况某投分於策名
之始並命於剖符之列久要不忘平生實難
唯公度是望同心同病我身子身也子與化
往奈我心何名跡留為故事話言存乎耳目
唯音容^形眇忽无前期可望每一念至哀填胸
臆往矣公度去何我之勿言一罇永无共持

倘肯顧饗表公我思尚享

祭滁州李庶子文

年月日常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之
奠敬祭于故右庶子滁州刺史揚州大都督
府司馬兼侍御史隴西李長夫之灵嗚呼才
與上壽并者吾不得見之矣得見中壽者斯
可矣嗚呼長夫曾未半之官不展才事不如
志奄謝昭世溘歸黃泉雖歆茹哀哀可茹乎
追惟長夫行茂神俊孝慶友睦諒直仁勇卓

聲夸邁英明曠達文武志畧邦家必聞為州
治行居百城之最詩賦歌事窮六義之美休
聲一喧於里巷佳句被於管絃珪璋令聞中
外汪耳謂當入拜九卿出分四岳萬人所望
一旦中止行路悼惜豈直同心者之心滄洲
長挹之談玉溪獨往之興竟迫身世永孤願
言倘魂而有知當飲痛泉下往歲滁城之會
俱未以少別為戚臨岐道日坎二鼓我酒酣
氣振言盡歡甚孰知此際以是永訣今萬事

如昨書札猶新惟故人音容不可復見悲莫
悲兮生別離况長往之別乎王事拘限莫由
執紼卮酒豆肉後會无期彼蒼悠二逝者何
之長夫魂兮采斯尚享

祭博陵郡君文

大曆八年二月十五日檢校司封郎中兼舒
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博陵郡君之灵嗚呼及顧惟鄙薄謬忝合
好採蘋助祭歲時未几執手偕老昊天遽奪

齊休苦晚遺跡太早猶未知壽域有涯短長
已臻其極耶將及薄裙速置宜為淑明所弃
耶屋壁掛存琴瑟響絕修好勸養今將疇依
日月有時龜筮告協將涉故路祔于先塋及
為印綬所拘不獲親自封樹豈虞此別死生
間之往歲方舟偕來今也單輅獨歸郊歧一
慟心骨可一絕頃者万事無非去塵變化茫
茫往矣何道今日卮酒將杼永別尚翼翼靈之
我鑒知生死之一轍往不可究來不可極生

而明焉死生則神歟於乎尚享

毘陵集卷第二十終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
毘陵集後序

安定 梁肅

大曆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
孤公薨于位秋九月既葬門下生安定梁肅
咨謀先達稽覽故志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
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存乎斯
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
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且繫詞曰夫
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

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
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
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
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與接前代澆醜
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稍革
不及百年文体反正其後時寢和溢而文亦
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洎公為
之於是操道德為根本總經籍為冠帶以易
之精義詩之雅興訓春咏之褒貶屬之于詞故

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
論人無虛美比事為實錄天下凜然復觀兩
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
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裒賢遏惡為用故
議論最長其或列于碑頌流于詠歌峻如嵩
華浩如盛於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
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置
而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之
中子道與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

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孝弟積為本行文藝
成乎餘力凡立言必忠孝大倫王伯大略
正大義古今大体其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
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遠遊頌嘯
臺見公之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
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見公識探神化智合
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謚見公
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
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紀成功

以旌善人則張中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
子韋給事墓志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
碑纂世德以貽後昆則先則先秘監靈表陳
黃老之義於是對策文演釋氏之奧於是
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李選
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瑯
琊溪述盧氏竹亭記抒久要於存沒之間則
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貞外李庶子文其餘
紀物叙事一篇一詠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

狂簡噫天其以作述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
吾党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
亦仰公猶師每申之首話言必先德禮而後文
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亦藉其不可及已苟
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賈
生史遷孟堅云尔吾子可與共學庶乎成名
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
哉遂街涕為叙俾來者於是覩夫子之志若
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

按此篇

唐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秘藏 天府
世罕其傳是本為吳文定公在 東關
時抄出以藏於家者也其孫徑府君與
貞山給事為內兄弟給事乃得假歸命
傭書者錄之惜乎魚魯甚難誤舛艱讀知余嗜古
書來請校一過余且校且錄積四旬有
二日訖事噫余之用心亦勤矣安能吾
子若孫同余之嗜世而守之也歟哉吳

